

日照市其实不是很大，倚海而兴。沙滩是金黄色的，海水是湛蓝的。从高空俯瞰，两条一黄一蓝的丝带簇拥着这座城市年轻的城市。很多远方的游客，每每打量这座清新的城市，还都以为它是没有历史底蕴的。可实则不然，早在宋代，这里就设了“日照镇”。据考证，日照是因“日出初光先照”获得其名的，如此看来“日照”地名是先于“日照镇”了。

顺着历史的纹理得知，这方土地在夏商时期属东夷，乃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山东龙山文化自今上溯有4000余年，是诞生于黄河中下游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在日照市博物馆，陈列着一件蛋壳黑陶高柄杯，是龙山文化桂冠上的一颗明珠。1936年，梁启超之子、考古专家梁思永带领考古队，在日照两城镇遗址挖掘出了一批陶器，以黑陶为多。梁思永喜出望外，他肯定地说：这里将会有重大发现。古陶器有万年的历史，随着各地域的文化不同，陶器的形状和色彩也不一。比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稻穗纹陶钵、仰韶文化的船形彩陶壶、红山文化的彩陶罐、大汶口文化的立鸟异形陶器、龙山文化的黑陶器。蛋壳黑陶应属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梁思永本打算

1974年至1975年，在离

## ◎何以中国

# 日照的蛋壳黑陶

铁流



▲蛋壳黑陶（资料图片）

将来再赴日照深度挖掘，可因战乱最后没能成行。

1973年，考古专家又在日照东海峪遗址挖掘了数件陶器，其中两件为蛋壳黑陶高柄杯，且完好无损。该杯由底座、器柄、杯部、盘口四部分构成。高为26厘米，口径9.4厘米，重仅93克。杯身上下漆黑闪亮，光彩照人。镂空的器柄里，内置一陶球，轻摇杯身，声声有应，令人叹为观止。考证下来，这件高柄杯应来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从4000多年前走来，带着如此神韵，不能不令人怦然心动。更让人惊奇的是，陶杯竟比鸡蛋壳还薄。蛋壳的厚度大都为0.3到0.5毫米，而陶杯最薄的口沿处仅仅0.2毫米，最厚的地方只有0.35毫米，比1毫米厚度的一分钱硬币还薄了许多。如此小巧玲珑，又如此轻薄，上面竟还密布镂空，不禁令人心生只可远观，不敢有丝毫触碰之感。其实非也，该杯放在手中虽飘忽若无，可表如铁质，试着拿捏，又如硬瓷，敲打几下，声音铮铮。不得不感叹，远古的先辈是什么样的智慧和巧手，才有了如此“神来之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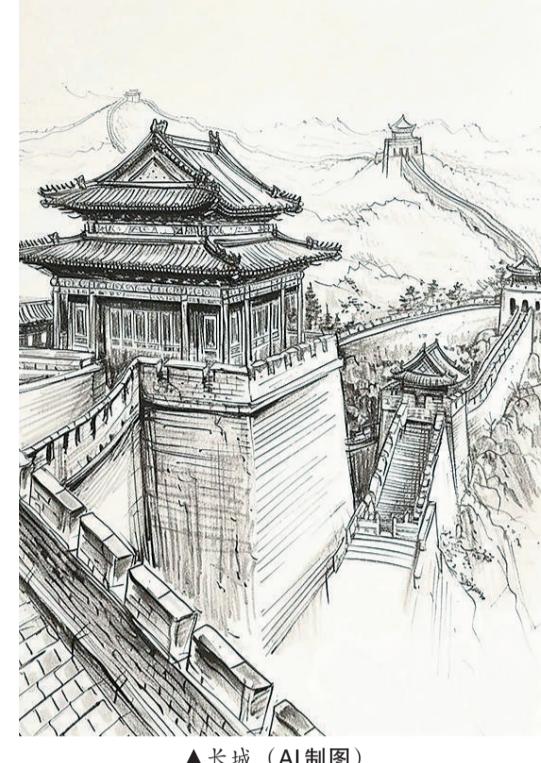
山东省有超过500万件可移动文物，文物专家在遴选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的时候，把目光落在了蛋壳黑陶高柄杯上，最终高柄杯成了凸显山东古文化底色的“齐鲁封面”。就在2024年秋季新学期，无数学子在全国统编七年级上册（初中）《中国历史》上，一睹蛋壳黑陶高柄杯的芳容。同学们对史前“黑科技”无不击节叫好，也无不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所折服。考古学教授梁思永对蛋壳黑陶高柄杯颇有研究，他说，蛋壳黑陶高柄杯在考古学界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陶器制造史上的巅峰状态，制作过程非常严格。第

一，它的陶土要经过多次沉淀和过滤，一点杂质、沙子都没有；第二，拉坯过程要稳定，这需要经验特别丰富的陶工来做；第三，器物柄部雕刻的花纹特别复杂；第四，烧制过程中火候要特别均匀。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蛋壳黑陶高柄杯当年是丰富而珍贵的奢物，可现在不仅被一个又一个非遗传承人创新性复活，还摆到了寻常百姓的家里。在日照，有一个外号叫“黑陶邢”的人，他原名邢葆东，自幼就对民间工艺情有独钟，后拜黑陶大师寇维军等人为师。黑陶邢早在而立之年，就摸索出了一套“高温渗碳”的技法。把陶胎拉到0.2到0.35毫米的厚度可不是易事。黑陶邢说4000多年前的祖宗做到了，现代人更应该做到。他在选土、采土、晒土、春土等步骤上精之又精，不敢有丝毫差池。拉坯时他先预设在数毫米上，由厚及薄，反反复复。陶泥在他那双粗壮的大手里，好似有了生命。他们相互依偎又相互推动，人泥合一，你来我往，张弛有度。一日日下来，接近了目标，一天天过去，又达到了目标，直至超越了目标，最终复制成功被中外考古专家视为“巅峰之作”的蛋壳黑陶高柄杯。

1974年至1975年，在离

## ◎山河志



▲长城（AI制图）

紫荆关有一条南北走向和两条东西走向的城墙。南北走向的城墙开辟了一个拱形城门，虽然坐西朝东，但因相对紫荆关南边的城门而依然被称为北门。北门的雄堞之下有两块石匾，由于时间长远，字迹模糊看不真切了。东西走向，北边城墙内侧有一道倾斜的马道，南边的下部有一座水门，白褐色的泥土洇出几道潮湿水迹，乱糟糟地生长着几丛野蒿，灰蓬蓬显得十分纤弱。再远，城墙被切为两段，断口之间便是保（保定）大（大同）公路。紫荆关外面是拒马河，河水清澈，上面有一座水泥桥，将保大公路的两端连在一起。

紫荆关不高，许多人通过马道爬上城墙，站在城门上向远处瞭望。这个位置，在历史上应该是有谯楼的。因为是节假日，这里很热闹，不过却听不到蜂巢似的喧嚣之声。从公路到城墙之间有不少摊贩，有一处竖立着塑料城堡，供儿童游戏；有一处在远处挂着几只彩色气球，供游人打靶；更多是卖食品的，将各类各色的食品摆放在浅蓝色的三蹦子车厢里。城墙下面是游人，城墙上垛口后面也是游人，而保大公路上的各色汽车，小客车、箱式货车、巨舰似的载重卡车，川流不息，轰鸣地驰过公路。

我和妻子从城门折回到关里。回到酒店的门口，一条公路从门前穿过，南侧有一家长城宾馆，宾馆东侧有一条上坡的山路，山路两侧竖立不少电线杆，

# 紫荆关

王彬

在高于头部的位置上，固定着黑色间隔黄色的反光纸，上面写着：

10KV 大盘石 511 线路  
紫荆关村 6 号区  
021 号杆

抢修电话：0312——8271358

紫荆关村两侧是山坡，中间是山路，东边有一条岔路，岔路东端有一段残墙，不少游人从那里攀上残墙登高眺望，四周群山如海，在山风中掀起壮丽的波澜。紫荆关处于太行山的蒲阴陉间，其北是飞狐陉，其东是居庸关，其西是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与井陉。

紫荆关与居庸关、倒马关处于内长城上，并称“内三关”，穿过紫荆关，便进入平原地区，此后便再无天险可以据守。明人在对居庸关与紫荆关进行比较时说：“险有轻重，则守有缓急”，二者都是拱卫京师的要塞之地，不晓战事的人往往把居庸关放在首位，然而在战争时却正好相反，“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南宋嘉定年间，成吉思汗被金兵顿挫在居庸关的高墙之下，转而挥戈南下攻陷了紫荆关，绕到居庸关的内侧而将其攻陷。在明代，蒙古的瓦剌部落，也是通过紫荆关把北京围困起来，因此明人所说的话绝非纸上谈兵，而是浸透将士们滚热的鲜血，从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在紫荆关村内两侧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不少两层新式楼房，入口处有高台阶，在墙壁上开出大玻璃窗，一层有4个窗户，两层便是8个窗户，也就是有8个房间。这样的房子放到城里就是别墅，城里人见到，便会不由自主地生出羡慕之情。在紫荆关村里，这样的楼房基本出自同一张图纸，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一座，以人口为中心，把两座同样的楼房拼接在一起，外面环绕黑色的铸铁围栏，修剪好的草地上放着折叠衣架，搭着洗净的衣物和洁白的毛巾，呈露出一种优雅气象。围栏外面栽有不少植物，有笋瓜，也有番薯，北方人俗称白薯，伸展出宽大肥厚的深绿色叶片，覆盖在棕黄色的泥土上。

紫荆关北门上的那两块石匾，我回京后查阅资料知道了，上面的是：“山河带砺”，有两个题款，上款是“万历丁亥夏”，下款是“聊城傅光宅书”；下面那块同样是傅光宅书写的“紫荆关”三个擘窠大字。

傅光宅，字伯俊，号金沙，山东聊城人，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出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病逝，享年58岁。傅光宅4便学会诗，属于邻家的孩子。据说在他出生前夜，母亲梦见房间里充满了祥瑞的光芒，家里人都很高兴，于是给他起了这个颇富寓意的名字：“光宅”。

傅光宅是一个很有行政能力的官员，参加过平定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做过四川按察副使，书法师学黄庭坚而苍郁宽博，尤其擅写榜书，为紫荆关题写的那两方匾额，便是他流传至今的作品。

顺便，在这里说一件傅光宅与戚继光的往事。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戚继光调至北京，第二年升任蓟镇总兵，总揽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一带的边事。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大学士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不久遭到弹劾，随后，被张居正器重的戚继光受到牵连，被贬调广东，后被罢斥。戚继光回到故乡蓬莱两年后病逝，终年60岁。在戚继光被贬斥时，朝廷官员都缩起脖颈，没有人为他说话，只有傅光宅挺身而出，上疏万历皇帝，为戚继光辨诬，建议重新启用戚继光，回到蓟镇抵御从关外刮来的战争风暴。

傅光宅书法好，诗文也恢宏有致，俏逸莹洁，颇有盛唐气象。遗憾的是，我没有查到他是否有吟哦紫荆关的诗，同样遗憾的是，我在戚继光的《横槊稿》中，也没有读到与紫荆关相关的诗，那就转录一首紫荆关之外，他的《山海关城楼》：“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欲迷。禹贡万年归紫极，秦城千里静雕题。蓬瀛只在沧州外，宫殿遥瞻北斗齐。为问青牛能复度，愿从仙吏授刀圭。”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海瑞辞世，而这一年，距张居正去世已有5个年头。对海瑞这样的官员，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喜欢，张居正当朝时就疏远他，“阴沮之”。张居正故世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下旨抄了他的家，抄出大量黄金白银。都是大明朝的官员，张居正官居正一品，海瑞是正二品，二者俸禄相差不多，但身后的余裕竟是天壤之别。海瑞在南京做右都御史时于官舍故去，他的同事金都御史王用汲，清点海瑞的身后财物，发现他室内的竹箱里只有八两银子、两丈麻布和几件旧衣服，不禁悲泣不已。百姓敬爱这样的清官，当海瑞返回故乡载着灵柩的船经过江面时，民众穿戴白色衣冠夹岸相送，洒泪祭奠绵延百里不断。

到今天，历史的烟云已经飘逝了500余年，但紫荆关仍在，铜墙铁壁似的屹立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凝视我们。这么想着，冥思之间，信步走到附近一处院落外面。在那里站立了一会，那是一处不大的院子，空空荡荡，没有油漆的铁门紧紧关闭，里面种植高大的核桃树，外面种着南欧柏——一种类似桑树的树木，树下生长着干干净净的菊花。菊花又高挑又繁茂，绽放幸福的橙黄颜色的花朵，透溢恬静的安详，想到这里曾经是肉薄骨并、铁马金戈的战场，不由得涌起一阵阵苍凉。

有些人虽然已经飘邈远逝，消散到云端，但此时此地，他们的音容颜笑却星辰般明朗，突然潮水般奔涌过来，浸透了我们心底。

墨尔本的秋阳斜斜铺在院墙上，将几盆墨菊的影子拉得老长。叶片蜷曲如母亲当年修剪过的模样，深紫花瓣边缘泛着银白，像被岁月镀了层霜。我蹲下身，指尖掠过冰冷的陶盆，忽然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清香——是记忆里母亲鬓角的菊花香，混着墨尔本深秋的风，在鼻腔里轻轻打了个旋。这缕熟悉又陌生的香气，恰似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时光的大门，将我拽入往昔那些与菊花相伴的悠悠岁月。

人们爱菊，大抵都藏着独属的牵念。于我而言，菊花是母亲指尖的春秋，是浸透在岁月里的生命启蒙。犹记儿时，每当春日暖阳初照，母亲便会带着我，踏入那一方小小的菊园。

母亲侍菊如护珍宝。春日里蹲在青砖地上分根育苗，用竹片在花畦画出等距的浅沟，她总说：“根须要舒展，间距要留足，就像做人要敞亮。”那时的我，蹲在一旁，满心好奇地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小小的手也学着拿起竹片比画。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夏日炽热的阳光洒下，晨昏交替间，母亲会手持喷壶，将清水细细地浇在菊花叶片上。水珠顺着叶脉滚落，在叶片上凝聚成细小的虹。待新枝抽条，她便握着细剪修去旁逸的侧芽。“贪多反而长不好，人生要学会取舍。”母亲的这些话语如同种子，在我心底悄然种下，与菊花一同生长。

从春至夏，在母亲精心的照料下，菊花茁壮成长，也让我对母亲与菊花间的微妙互动有了更深的体悟。母亲教我读菊的语言：枝叶半仰是贪享阳光的惬意，垂首“抱脚”是缺水的呜咽，向上“抱头”是肥重的抗议。这些草木的“喜怒哀乐”，让我第一次懂得生命的敏感与坚韧。当别家院落的花在秋霜里凋零，母亲的菊花却挺直茎秆，将拳头大的花盘举向苍穹——黄的像熔金，白的似落雪，粉的如霞霭，在渐次萧索的院中独成风景。她指着经霜的花瓣说：“你看，菊花不攀附秋风，不随落叶俯仰，这才是真骨气。”这些话，伴随着菊花傲霜的姿态，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

母亲与菊花相伴的岁月里，既有四季更迭的悉心照料，也有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守。那些菊花盛放的年月，恰是家中最艰难的时光。那时，父母亲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失去工作，门庭冷落。记得母亲常对着窗台上的菊花发呆，指尖轻轻摩挲花瓣，仿佛在与老友对话。“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年幼的我不懂诗句，却记得菊花在暮色里投下的影子，与母亲挺直的脊背叠在一起，成为逆境中沉默的支撑。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菊花成了全家心灵的慰藉，也见证了母亲坚韧不屈的品格。

在生活的磨砺中，菊花不仅给予我们精神上的

## ◎零时差

# 菊花依旧绽放

吕顺（澳大利亚）



▲菊（国画）

力量，还在我身体孱弱之时，化作母亲呵护我的独特方式。菊花于我，更是母亲捧出的生命之泉：六岁那年，我久病不愈，母亲蹲在煤炉前熬菊花粥。她买不起鲜肉，就每天早起到肉铺等棒骨，“骨髓最养人”。骨头上的残肉刮得干干净净，煮过的骨头晒干还能换几分钱。白瓷碗里，金黄的菊花与雪白的米粥沉浮，飘着几星油花，混着野草药的清苦。我

至今记得，当第一口热粥滑入喉咙时，母亲眼中闪动的泪光——那是她能给我的，最珍贵的药。那一碗碗菊花粥，承载着母亲无尽的爱，滋养着我，让我在病痛中慢慢康复。

时光悠悠流转，我步入了学生时代，菊花依旧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深秋的夜晚，书桌上的菊花是无声的陪伴。墨香与菊香在台灯下缠绕，新抽的绿叶在风中轻颤，像母亲悄悄推门查看的身影。每当同学惊叹“你家的菊花开得真精神”，我总想起母亲在花畦前的侧影，想扑进她怀里说“谢谢”，却总在搜索更合适的语言中咽回喉头。在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里，菊花静静地散发着香气，陪伴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给予我力量与温暖。

踏入社会后，我开始为生活奔波，而母亲的菊花依然跨越距离，守护着我。成年后奔走四方，母亲寄来的菊花茶成了随身携带的乡愁。流鼻血的老毛病经常发作，母亲便晒干初开的菊花，用棉纸包成小包，信里写着“每天三朵，沸水泡开”。医生说这是保健品不是药，可当金黄的花瓣在杯中舒展，鼻血渐渐退去时，我总觉得是母亲的心意顺着茶香渗入血脉——她赋予菊花的，从来不只是植物的生命，更是母爱的疗愈。那些小小的菊花茶包，带着母亲的牵挂，伴我走过无数个异乡的日夜，流鼻血却不治而愈。

然而，命运的无常却在不经意间降临，那与菊花紧密相连的悲伤时刻，至今仍刻骨铭心。那年深秋，我养的菊花在一夜间枯萎。晨起见花瓣蜷曲如褪色的蝶，叶片耷拉在盆沿，正疑惑间，收到母亲病逝的电报。奔丧归来，花盆里只剩焦黑的茎秆，指尖触碰时，细碎的枯叶簌簌落下，像母亲临终前欲说还休的叮咛。那一刻，我仿佛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而那盆枯萎的菊花，就像是母亲离去的象征，让我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如今，在墨尔本的阳台上，玻璃壶里的菊花正腾起热气。金黄的花瓣在水中翻转，恍若母亲在故乡的花畦前转身，袖口沾着的花瓣落在青砖上。窗外的风掀起晾衣绳上的旧围巾，恍惚又是那年深秋，母亲站在菊花丛中，鬓角的白发比白菊更耀眼。

在这遥远的澳洲，菊花依旧绽放，带着母亲的气息，带着往昔岁月的痕迹。暮色漫过院墙时，墨菊的影子愈发清晰。它们在澳洲的土地上扎根，却带着北方的霜气，不随南半球的秋风俯仰。就像母亲教我的那样，在生活的褶皱里挺直脊梁——原来真正的菊花精神，早已穿过时空，种在了每个被爱浸润的日子里。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